

# 心底的孩子满血复活

□ 撰稿 | 薄 荷

小时候在姥姥家过暑假，最大的消遣就是吃和看电视：早上吸溜着腐乳白粥看巴塞罗那奥运会，下午嚼着山寨拿破仑的洋点心看动画片。动画片演的是个穿红裙子的小姑娘，和脾气古怪的老爷爷一起住在青翠高山上的小木屋里。几乎没有什么剧情，就是小姑娘上山下山满世界疯跑，一会儿铺稻草，一会儿挤羊奶，一会儿追小男生。然而满是活泼泼的生气，看得人跟她一道开心。很多年以后，我发现这部动画是宫崎骏的《阿尔卑斯山的少女》。感激这部动画，时至今日，那个暑假在我心里还是香甜明亮的模样。

又想起这一出是因为看了皮克斯的新片《夏日友晴天》。可有什么比西西里的海岛风光更具诱惑力？甫一开场，就像打翻五光十色的颜料桶，只见一片迷人水彩在空中自在飞腾。明媚耀眼的色彩，热烈洒脱的节奏，特别是酣畅淋漓的活泼快乐，让我重拾岁月深处的愉悦心情。每逢夏天，总是心底那个小孩子满血复活的良机。看着孩子们在海岛上撒欢儿，上山下海一通折腾，就不由人想起，当年和我牵着手的那个小玩伴，你可还记得吗？我们一起偷偷跑到大人不准去的地方，登低爬高，耍成泥猴儿，浪到日头偏西，才心急火燎地往家奔。又饿又累又惊慌的傍晚，根本无暇理会晚风是多么轻柔，日影又是多么悠长。每个晚归的孩子都只顾着自己心里怦怦乱跳，狂奔的路仿佛一辈子也跑不到头一样。

在如此坚实的浪漫童年基本盘之上，《夏日友晴天》构筑的是小海怪加入人类社会的故事。以前的怪物故事，取径都像《美女与野兽》，旨在表达怪异外表之下如何隐藏着完美人格。现在的怪物故事则大致可以概括为“若你喜欢怪人，



其实我很美”。对于“与众不同”的包容，总是能让我感到安心。即使在我们都还稚拙的时候，和别人不一样也不是容易的事情：能够直面童年经历的人会意识到，小孩子往往可以一箭双雕地兼备天真与刻毒。人终究是社会型的动物，离群索居对这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帮助。陶渊明说“穷巷隔深辙，颇回故人车”，但是他仍然忍不住要写诗。我们始终在盼望来自他人的回应。于是我们迎合，我们隐藏，我们沉默，我们像小海怪一样小心翼翼，生怕被水打湿露出原形。我们无休止地矫饰，进而把这当作成长。童年尚能鼓舞起暴露自己的勇气，唯有小孩子真正懂得接纳的意义。一切尚未定型，一切还来得及。

和一些朋友的观感不同，我并不认为《夏日友晴天》是个寓言故事。寓言抽离掉其中寄寓的道理就会非常乏味，《夏日友晴天》并不是这样。作为人生的最初阶段，童年本来就包含着一切粗糙的开始和汹涌的感受。我们所经历的爱与背叛往往简洁而辛烈，成为日后有意无意间不断翻刻的模板。欢笑与泪水，冲突与和解，人生中固有的一切童年都有，不需要加上什么寓意才能够成立。影片为我们营造一个温暖宽厚的世界，成为我们心口上那一点不灭的盼望，外加罗勒酱意大利面和海鲜奉上，对我来说，这和完美之间就只差一碟火腿而已。

影片的结尾收束略微仓促，然而我很中意一个细节：比赛终点绕着小海怪一家的围观群众里，有两个人相视一笑，收起了伞，任由雨水打在身上，露出他们本来的海怪面目。包容就像一颗树种，此地种下的一点善意，或许在他处也能荫蔽广袤的土壤。我不禁浪漫泛滥地想，这部电影大概也会成为某个小孩子很多年以后心里的一段明亮回忆。■

